

杜甫《詠懷古跡》詩的題義和寫作時間

王運熙

杜甫《詠懷古跡》詩五首的內容主旨，歷來注杜詩者大抵認為是通過歌詠古跡來抒發懷抱。楊倫《杜詩鏡詮》（卷十三）於此說得頗為簡明扼要，茲舉以為例。其言曰：

此五章乃借古跡以詠懷也。庾信避難，由建康至江陵，雖非蜀地，然曾居宋玉之宅，公之飄泊類是，故借以發端。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相憐；詠明妃為高才不遇寄慨；先主武侯，則有感於君臣之際焉。或疑首章與古跡不合，欲割取另為一章，何其固也。

王嗣爽《杜臆》曰：「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己懷。」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七）引《杜臆》之言，表示同意。

說《詠懷古跡》詩五首借古跡來詠懷，從詩的內容說應當沒有問題，問題是題目中的「詠懷」二字是否意為「歌詠懷抱」。如是，那「詠懷古跡」四字當解釋為「歌詠懷抱、古跡」，「詠」字下有兩個賓語，一為「懷」，一為「古跡」，讀起來很別扭。如果把「詠懷古跡」直接解釋為「借古跡以詠懷」，像《杜臆》《杜詩鏡詮》那樣，也不合行文常理。「借古跡以詠懷」用以解釋詩的內容主旨是確切的；但如果直接解釋題目含義，就顯得牽強了。自從阮籍寫了著名的《詠懷》組詩後，後代寫詠懷、遣懷一類詩者，紛紛不絕。庾信有《擬詠懷》詩二十七首，杜甫也寫了不少以述懷、詠懷、書懷等為題的詩，因而人們對《詠懷古跡》詩，很容易把「詠懷」二字理解為歌詠懷抱。清代注杜詩者往往如此。「顧宸則謂因己懷而感古跡，黃生則謂因古跡而自詠懷」（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在題義解釋上都不能擺脫「懷抱」二字的束縛。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把詩的內容主旨和題目含義二者區別開來。從內容主旨講，確是借古跡以詠懷抱；從題目含義講，則「詠懷」二字都是動詞，意為歌詠懷念，題目會義就是歌詠懷念古跡，這樣就很通順了。這樣解釋題目，並不妨礙我們對詩的內容主旨的理解。作品的題目大抵字數比較簡約，除少數篇章外，詩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作品的內容主旨寫出來。杜

甫有《公安縣懷古》（五律）一詩云：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此詩首二句提及呂蒙營、劉備城，都是古跡，第五句「灑落君臣契」抒發君臣遇合之感，全詩也有借古跡以詠懷的內容，與《詠懷古跡》詩相近。詠懷古跡，實際就是懷古跡，但三個字顯得不順，故於前面加一「詠」字，不意遂引起後來誤會。《杜詩詳注》在這個問題上也說得不明確，前後有些自相抵牾。它於第一首下曰：「首章詠懷，以庾信自方也。」似乎把題目中的「詠懷」二字解為歌詠懷抱。於後面四首下分別說：「此懷宋玉宅也。」「此懷昭君村也。」「此懷先生廟也。」「此懷武侯也。」又似乎把題目中的「懷」字理解為懷念。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則強調指出，首章是詠懷抱，其言曰：「朱本題下注云：吳本作《詠懷》一章，《古跡》四首。此頗有見，惜未疏言其故。愚則謂此題四字，本兩題也，或同時所作，偽合為一耳。並讀殊不成語，必非原文。」浦起龍認定詠懷是詠懷抱，因而覺得詠懷古跡四字「並讀殊不成語」；如果把詠懷解釋為歌詠懷念，四字連讀就不成問題了。

《詠懷古跡》共五首，按體例是每首各詠一古跡，但第一首僅提庾信，沒有提有關庾信的古跡。《杜臆》認為古跡是指江陵的庾信宅，其言曰：「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荊州。」按庾信《哀江南賦》有云：「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陵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這是說他祖先庾滔遭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南奔江陵，在宋玉宅舊址營建住宅。唐余知古《渚宮故事》（一名《諸宮舊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哀江南賦》云。後杜甫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李商隱詩：『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其証矣。」（倪璠《庾子山集注》卷二引）可見江陵的庾信宅，即在宋玉宅故址。《詠懷古跡》五首，第一和第二首，第四和第五首關係均致密切。第二首點明宋玉故宅，第一首沒有直接提到，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四首未明言武侯祠廟，而第五首不言廟，僅提諸葛遺像，互見之筆法有些彷彿。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荊州

部分有曰：「子晉廟，有枯樹，庾子山感而成賦。」這一傳說不一定可信，但反映了在唐宋時代，在江陵的有關庾信的古跡和傳說，是頗受人們重視的。

下面討論《詠懷古跡》五首的寫作時間。歷來杜詩注家大致都認為此詩作於杜甫居住夔州期間。《杜詩詳注》引南宋黃鶴《黃

氏補注杜詩》曰：「此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黃鶴注杜詩，注意作品編年。）可見把《詠懷古跡》定為夔州時作，出於宋代杜詩注家的推論。但細按五首內容，此說殊可疑。我認為第四、五兩首當作於夔州，後三者則當為離夔州東下時所作。下面分別就各篇內容作一些考察、分析。

先說第四、五兩首。第四首言及劉備崩於永安宮。永安宮在夔州，《杜詩詳注》引《華陽國志》曰：「先主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即夔州）。改魚復為永安。明年四月，殂於永安宮。」又引《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先主改魚復為永安，仍於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宋人所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本）卷六於此屬下引王洙曰：「公（指杜甫）自注云：殿今為寺廟，在宮東。」說明永安宮之殿堂唐時在故址上建立寺廟。杜甫在夔州時，當親至其地，故自注十分具體。第五首次句云：「宗臣遺像肅清高。」此諸葛遺像即為上首所云武侯祠屋中之塑像。以上兩詩當為杜甫在夔州遊覽古跡、目睹劉備、諸葛亮祠屋後所作。

次說第三首。詩詠王昭君，首二句提到荊門、明妃村。荊門，山名，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北長江南岸。荊門以西多山嶺，其東則地勢平坦。王昭君是歸州（今湖北秭歸）人，其地有昭君村。王洙曰：「歸州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因昭君而草木皆香，故曰香溪。」（《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三引）《杜詩詳注》引《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秭歸在荊門之西。此首當為杜甫離開夔州東下、途經秭歸時所作。自白帝城至秭歸，途經瞿唐峽和漫長的巫峽，有百餘里之遙，杜甫不可能在夔州時東遊秭歸再回夔州寫作此篇。

又杜甫在夔州東下途中所寫的《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詩有云：「神女峰娟

妙，昭君宅有無。」提到昭君宅。昭君宅當在昭君村。《杜詩詳注》引《太平寰宇記》：「歸州巴東有王昭君宅。」這兩句詩也可幫助証《詠懷古跡》第三首當為途經歸州後所作。

再說第二首。此篇懷宋玉。第五句之「江山故宅」，指宋玉宅。第六句之「雲雨荒台」，指宋玉《高唐賦》所賦之台。關於宋玉宅，《杜詩詳注》引宋趙彥材曰：「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按宋玉《高唐賦序》載：「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節錄）宋玉所賦本為寓言，但後世形成傳說。《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夔州巫山縣記載：「楚宮，在縣西北二百步，在陽台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又載：「陽雲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宋玉賦云，遊陽雲之台，望高唐之觀，即此。」如上所說，假如宋玉宅在歸州，荒台（陽台）、楚宮均在巫山縣，那此篇當為杜甫舟行途經巫山、歸州時所作。杜甫《夔州歌》有云：「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峰疑。」楚宮也指巫山一帶之楚宮。但此篇所詠古跡之地址，也可作另一種理解。江山故宅，指荊州之宋玉宅。雲雨荒台，指雲夢澤之台。按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李善注引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台觀。」（華容縣在江陵東南）。蓋巫山神女住在陽台，而楚王作夢，則在雲夢澤之台。又楚宮，也可指江陵一帶的楚宮。江陵為楚國都城（即郢都），其地當時有規模頗大的楚國宮殿。假如這樣理解，那此篇當為杜甫到達江陵以後所作。杜甫舟近江陵，舟人指點楚宮遺址，已疑不能明。（按詩云「最是楚宮俱泯滅」，著一「俱」字，似是指龐大的宮殿群，則以指江陵之楚宮更為確切。）其後到江陵城，目睹宋玉宅（即後來的庾信宅），有感於宋玉所賦雲夢澤高唐觀之事，因而寫作此篇。以上兩種解釋，不管是哪一種更準確，但當為杜甫離開夔州以後所作，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

最後說第一首。如上所述，江陵有庾信宅，此篇詠庾信，當作於江陵。《杜臆》認為此篇所詠古跡是庾信宅，有曰：「宅在荊州，公未到荊，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詠懷而先及之。」以為這是杜甫在將到江陵前預為之作，恐非是。又此篇第三、四句云：「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按《水經注 沅水》：「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沅溪、酉溪，辰溪其

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其地在今湖南西部。此詩以五溪與三峽對稱，用以指兩湖地區。我認為這兩句杜甫除敘述寫此詩時的生活環境外，還點明了全詩五首所詠古跡的地域。劉備、諸葛亮祠廟、昭君村在三峽地區，荊州的宋玉宅、庾信宅則在兩湖地區。從這方面看，把此篇置於五章之首，也是比較合適的。

總之，《詠懷古跡》五首，當是杜甫在夔州和自夔州赴江陵途中陸續寫成，最後寫定則在到達江陵以後。如果說五首出於一時手筆，那揆之情理，應當出自寓居江陵時刻，前面數章是追憶所見所聞古跡；而不可能是在夔州為昭君村、江陵宋玉庾信宅預先落筆。

（引自《杜甫研究學刊》，成都杜甫研究學會，1995年第一期）